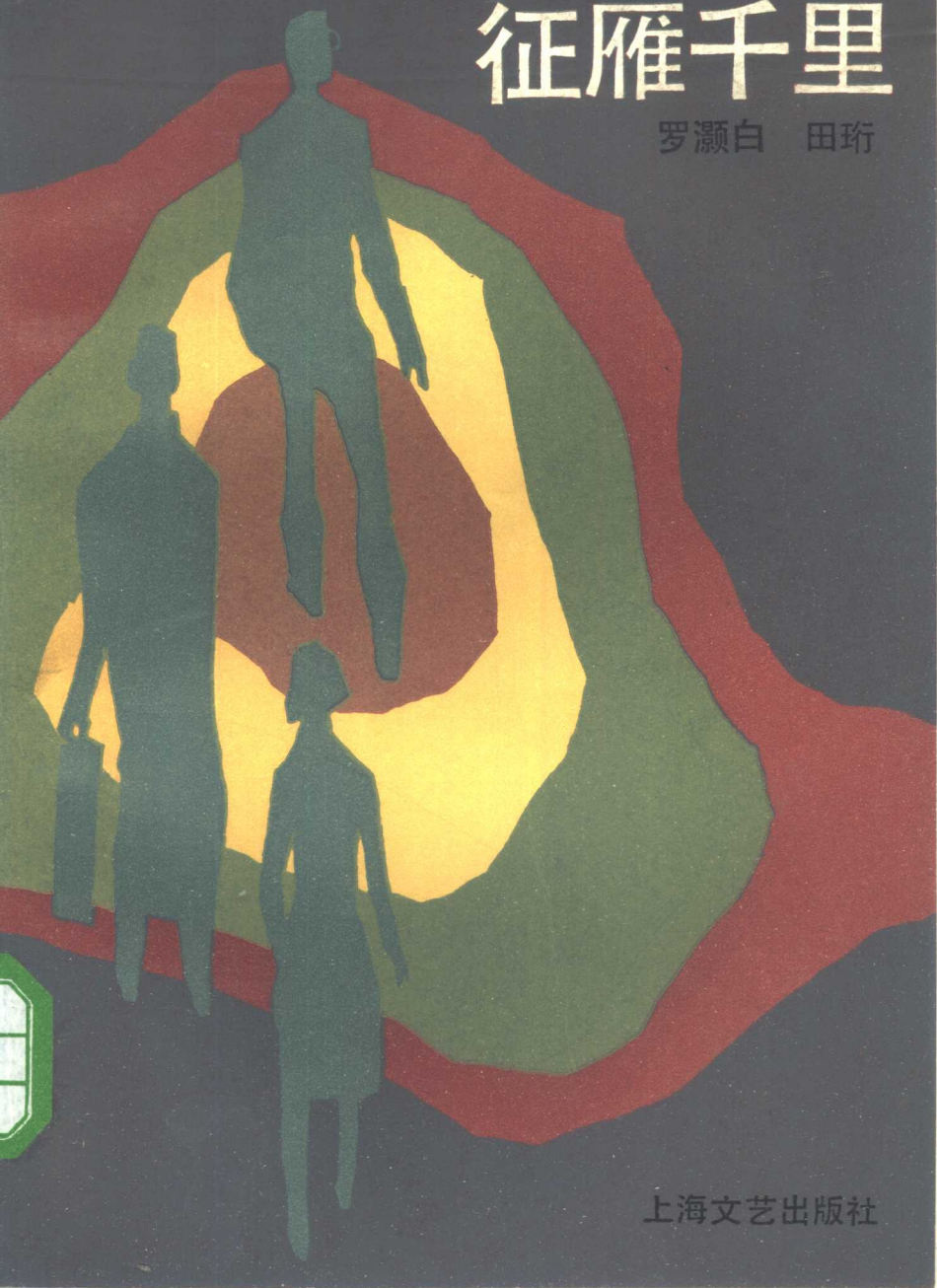


ZHENGYANQIANLI

征雁千里

罗灏白 田珩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ZHENGYANQIANLI

征雁千里

罗灏白 田珩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征 雁 千 里

罗 颢 白 田 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37×1092 1/32 印张10·625 插页 2 字数211,00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制

印数：1—86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607 定价：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反映了烽火连天的三十年代末，一批知识青年为寻求报国之门的斗争生活。

作品以蒋介石被迫宣称同共产党合作抗日，暗中却积极限制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为背景，描写了容融、申鸣弦、谷枫等青年知识分子，在奔赴延安途中，被阻于国民党特务严密控制的古城西安，遭受种种折磨的苦难经历。小说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，揭示了这批青年知识分子虽然身陷囹圄，仍相互支持、相互激励的美好情操，表现了他们对真理、自由和爱情的执著追求。最后，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掩护下，他们终于冲破罗网，踏上新的征程。作品同时以辛辣的笔调，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特务迫害进步青年的凶恶嘴脸。

每个时代的青年，都有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。真实地再现那个时代的青年对人生真谛的追求，这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
第一章

一九三九年元宵节黄昏，雪下得越发狂乱了。纷纷扬扬，横飞斜舞，两三个小时，空旷的大院里积雪竟有三四寸。

这个大院的四周，都砌着高高的围墙；围墙顶上缀着萎靡的铁丝网，也都镶起了银色的边。即使在这阴森冷峻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干四团的重禁闭室里，居然也漾起那么一点诗意。呼啸的北风只要略微停歇一下，那沙沙的干雪落地声，便在空寂中呻吟起来。

两排长长的砖房之间，是一条幽深狭窄的石砌通道，通道口装有木栅门。天虽然还没有黑，墙角檐口的露天路灯已经亮起，暗黄的灯火象怪兽的眼睛，直盯住这二十间禁闭室的二十扇厚木门上嵌了铁条的小窗洞，仿佛监视着小窗洞里不同年龄，不同性别，不同原因被禁闭的人。也许是风太紧了，雪太狂了，如同囚徒似的被禁闭的人，都蜷缩到墙角落里，只在第一号禁闭室的小窗洞里，闪烁着一对黑晶晶的眼睛。

现在，这对黑晶晶的眼睛正望着昏昏冥冥的狭长天井，除了那纷纷扬扬狂飞乱舞的雪片而外，是什么也望不见的。但

这是他的习惯，即使是在重禁闭室外面时，也是如此，每逢烦躁、苦恼，或是怀念他苦难的往昔，或是为他壮志难酬而愤懑的时候，他就会痴痴地站在那里，默然无声地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。这个名叫容融的二十三岁的青年，是属于沉思型的。

他是在三个月前，和他的挚友谷枫一起由宪兵队移交到这里来的。谷枫比他豁达乐观，在这寒冷的风雪黄昏，他早就钻进土炕上的破棉絮里，靠在潮湿的墙角假寐。

容融现在想着什么呢？他既不知道他的出身地方，又未见过他的双亲，显然是一个肮脏社会的弃儿。他最早的记忆就是在孤儿院里吃饭的情景，那霉烂的咸菜和又馊又酸的米饭真难下咽，每扒一口，总要偷看那凶狠的金鱼眼婆婆的脸色。十岁的时候，金鱼眼婆婆把他送到一家日本作坊里学徒。这家作坊用手工制作カマボコ（鱼糕）。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白粉的老板娘，不厌其烦地咕嘈他：“你太蠢啦！你太蠢啦！”老板娘还叫他每天清早，推一车鱼糕到虹口三角小菜场去叫卖，那里麇集着许多日本侨民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浪人，又不懂中国话，常常走失一些生意，老板娘便在深夜边蒸鱼糕边教他学日语会话。十岁的容融因为后天失调，整日的辛苦操作已使他精疲力竭，哪里学得进去？老板娘便又大声叱骂：“蠢驴！比驴还蠢！学不会日语会话你就滚！”他忍不住顶了一句：“我累，我也是人！……”“什么？……”老板娘哪里忍受得住一个贫穷的中国孤儿的顶撞，便怒吼着拿起木棍接头就打。他连忙躲到正在蒸鱼糕的蒸笼后面。老板娘眼睛差劲，一棍打烂了蒸笼，顿时作坊里弥漫着蒸汽和烧焦的鱼糕腥味。他便知

道闯了大祸，趁机溜出了作坊，再也没有回去。

从此，小小的容融便象小瘪三似的在充满殖民地色彩的这个都市里浪荡。他仰望着摩天大厦，他凝睇着百货公司布置得五光十色的玻璃橱窗，他心惊胆怕地躲闪着飞驰的汽车，他聆听着从酒吧间里传出的靡靡之音。但谁也不给他一点可吃的东西，他憎恨这个聚集着几百万人的大都市。只有在机声嚒嚒的沪东工厂区，那些淳朴的工人师傅，才使他感到亲切。那里，大烟囱里的煤烟把空气熏成浓黄色，黄浦江边的装卸码头，穿着褴褛衣衫的工人们弯着腰，背着巨大沉重的木箱，一步一步地在高高的、摇晃不停的过山跳上慢慢走着。这时，虽然自己又累又饿，可他心里又为这些贫穷的人感到辛酸。

为了谋生，他不能不学着龙钟的老奶奶在小菜场捡菜帮子和烂萝卜充饥，不能不学着肮脏的小孩子捡空罐头、啤酒瓶去换钱。他没有地方睡觉，便只好躲在桥洞里打瞌睡。

有一天黄昏，他在桥头看到一个跪着的瞎眼老人，面前摊着一张写了字的纸。他不识字，但他知道这瞎眼老人一定是很苦的。他看到好心的人甩给他几个铜板，但路过的大部分人是不屑一顾的。警察来了，用木棍把老人赶走，把地上的字纸踢烂了，可怜的几个铜板也滚掉了；老人大声地哭叫着，还用他那布满皱纹的手在地上摸着。他赶紧帮他找回几个，送到老人的手里。容融很痛苦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他痴痴地望着人力车夫吃力地拉着车子往桥顶上爬，爬得满头大汗，他很不忍心，便去相帮着推车，一直推到桥顶。坐车的老太太便给他几个铜板。他不要，他是相帮车夫的，不是要钱的。可

黄包车已经下了桥。他就找到那个可怜的瞎老头，正准备把铜板送给他，忽然来了个五大三粗的壮汉，眉毛一横，大手一伸，怒声说：“拿来！”“这不是你的！”小容融奇怪地望着他。“混蛋，不打听打听，这块地是老子的！小瘪三！”说着一巴掌打过来，他踉跄了一阵站住了：“为什么打人？”“老子高兴！”又一巴掌打在脸颊上，人跌倒了，嘴出血了！容融不服气，挣扎起来抱住壮汉的腿，又哭又咬。壮汉大吼一声，一脚把他踢到桥栏杆边，头碰在桥栏上，鲜血流到地上，他失去了知觉……

在恐怖的黑暗里，容融不知睡了多久。等他慢慢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睡在暖和的床上。床边有个三十来岁的穿中山装的男人正对自己笑着，他的头发又硬又密，眼睛又亮又和气。容融也想笑，但嘴角很疼，没有笑出来，便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辛春。小朋友，你别说话，我全看到了，你心好，又很勇敢，对吧？”

容融被工人夜校的老师辛春收容了。夜校老师也没有多少钱，但容融的生活却有了着落。容融人小心实，不肯吃闲饭，硬闹着要干点事。辛春便叫他白天卖报，晚上跟他到夜校里读书。回来后一大一小便挤在床上说说笑笑唱唱歌，容融觉得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
容融把他回忆得起的往事说了一遍，便提出一个问题：“大叔，我怎么会这么穷？”

辛春说：“不是你一个人穷哪！我也穷呀！隔壁大叔、大姐不也穷吗？这里住着几千家，哪家有钱啊！”

对啊，容融早就看到门外那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，下雨

以后到处都汪着水，房子都那么矮小，人们穿得也很破烂。隔壁断膀子大叔每天都要看报，又没有钱，等他回来吃饭时，就来借着看一会儿。真的，穷人很多哩！

这天下午辛春领着容融到大马路上，他第一回乘轰轰隆隆的、拖着长尾巴的有轨电车，直到最热闹的地方才下来。辛春说：“我们去逛逛先施公司。”他们进了一幢大楼。啊呀，象皇宫一样，到处金光闪亮，穿的、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真是多得惊人，好得馋人。他真想有一只黑亮的小汽车。辛春说：“这汽车要我们两个人十天不吃饭才买得来！”大楼里的人多阔气啊！西装皮鞋，珠光宝气，绫罗绸缎，项圈玉镯。这天晚上辛春在夜校里讲了一首诗：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，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

“他们的钱哪来的呀？”

“不就是抢的我们工人的血汗钱吗！”

有时，辛春教他唱歌，唱《卖报歌》，唱《老黑奴》，还把歌词解释得很详尽。容融的心里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，虽然还说不清楚，但终究懂得了这个社会是很不公平的……

小铁窗外的雪仍在无声地飘落，森严的禁闭室大院里静得怕人，偶尔响起一声枪响，又是哪里出事了呢？

在容融十四岁那年初秋，辛春把他送到一家免费的中学去读书，容融聪明极了，他不但听得认真，问得殷勤，而且想得也很深。有一次辛春听到容融一个人在小屋里唱歌，唱的是美国黑人唱的《老人河》：“我们流血又流汗，浑身酸痛受折磨。”辛春不但为他高亢浑厚的歌喉所感动，而且那充满感情的神态又使他激动得流泪。他点点头，走到容融面前说：

“容融，有一件事你愿不愿干？”

“为谁干？”

“为中国的穷人，为外国的象你唱的那些黑人。”

“吩咐吧！”

容融终于跟着辛春走上这条又艰苦，又快乐，又危险，又光荣的道路。后来，在一次行动中，由于坏人的出卖，他险些被抓去。他机智而又果断，虽然受了伤，却把抓他的敌人击昏了。辛春经过严肃的思考，决定把他和另几个青年送到日本去。他在日本度过了三年勤奋刻苦的生活，抗日战争一爆发，他便与许多爱国的青年一起回到了祖国……

……多瑙河边有一间小屋，

啊，它多么使人留恋……

这充满叹息和眷恋的歌声是从对面二十号禁闭室里传出的。容融并不惊奇，他几乎每天都听到这个抹了一层神秘色彩的“鸽子姑娘”唱这支歌。他并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她在这座古老的西安城里演过轰动一时的《鸽子姑娘》，甚至还荣幸地受到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召见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，便也回身钻进土炕的破被条里，和谷枫对面坐着。

突然，一阵凄厉得刺心的警报汽笛响起了。敌人的飞机不管白天黑夜都要来空袭，他们企图毁灭这个古老的文化名城。昏黄的电灯熄灭了。容融毫无紧张恐怖之意，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

谷枫也不理会这警报汽笛，却故意用力地叹了口气说：

“古人说，法出于奸生，坏尽了时务。我实在想不出他们关押美丽的鸽子是为了哪桩？”

容融轻轻一笑：“是奸才用法治，无奸何必如此。疯子，你以为我们投奔延安也应该受到禁闭么？”容融对这个长他三岁的挚友是了解的。他们是在日本相识的，又一同回到祖国。他们朝夕相处，亲如手足。谷枫是个带点儿神经质的、放荡不羁的书香子弟，父亲原是一家大学里的古典文学教授，母亲是名门淑媛，能吟诗作画。他虽然学的是新闻，在父母的熏陶下却格外喜爱元明散曲；他的记忆力极强，能背诵几百阙名家作品。他常常是有事尽牢骚，无事更多情，冷不丁地冒出几句，象引用的警句，又象杜撰的预言。人们便把“枫子”喊成“疯子”了。

谷枫不再说话了。他是很佩服容融的。容融思想敏捷，分析力很强。容融的话引起他的痛苦，是啊！他们是怎样被人发觉而又抓起来的？他在这间小屋里想了很久，似乎有了点眉目，便倾身对容融说：“我有个预感，受之先我们被抓，是禁闭我们这场戏的戏眼，是个愚蠢的悬念。”

容融没有马上回答谷枫，他可能想得更深邃些，是个悬念。受之，就是他们在日本同租一间民房的黄受之。他比谷枫还长两岁，一派学者的风度，长身材，背部不显眼地躬起，以致头颅前倾，戴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，嘴唇微抿，态度庄重，爱读书，特别爱读报纸，对于各国政治情况最有兴趣。平时也不苟言笑，很有点书呆子气度。回国后，在武汉时他碰到一个同乡老师，过往很密，却从来不说这个教公民的老师的底细。那时，他们三个已经决定到延安去，这事是容融的恩人

辛春安排的。关于辛春的背景以及他在上海的情况，容融跟任何人也没有讲过，谷枫和黄受之也只知道是军委政治部的一个朋友帮的忙，不但弄到了去前线的证明，而且有一封由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以私人名义写的引荐信。这信当然是极端秘密的，至关紧要的，决不能给外人知道的。当时，他们三个研究了一夜，决定藏在容融的上衣下摆的夹层里。到西安后他们还是被当局扣留在战干四团受训。胡宗南是有这条规定的，凡到前线服务的青年，一定要在战干四团受训后统一分配，再着急也无法可施。几个月后，黄受之突然被宪兵队逮捕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容融的心是很细的，当下和谷枫研究，为了把稳，便把那封引荐信换了个藏处。三天后，战干四团政治部半夜里派人配合宪兵来搜查他们，衣箱背包，翻了个遍，最后将所有衣裤的夹层都拆开，仍是一无所获。这时，容融心里就起了疑团，难道是黄受之弄的鬼吗？他没有把这些疑虑告诉谷枫，因为谷枫很看重友谊。即使如此，他们还是由宪兵队移交到战干四团重禁闭室，其实这和牢狱并无不同。从此，他们再也听不到黄受之的消息。现在谷枫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问题呢？

谷枫看容融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便作古正经地说：

“容融，有为必有失，无福亦无祸。我们走的是一条坎坷路。自离武汉以后，我一直思量着，黄受之好象在捉弄着我们。”

容融在暗中点点头，仍没有吱声，他大概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证据。

我的愿望长出了翅膀……

鸽子姑娘仍在忧郁地唱她爱唱的歌。谷枫低声说：

“海棠花不奈东风恶。鸽子在回忆中追寻失去的梦。”

容融的眉头皱了皱，他不喜欢私下议论别人的短长。他的神态谷枫是看不到的，只感到容融又不说话了。不说话就在思考，又不知道会思考出什么来了。

谷枫好象耐不住这种浓重的静谧。他又低声对容融说：“你说好笑么，融兄，我忽然想到在武汉时，杨丽曾私下对我说：黄受之这人是不可太相信的。也不知道她根据的是什么，你有感觉吗？”

“停，有脚步声。”容融非常机警。

容融听到的脚步声，是送晚饭的陶老头来了。每逢空袭警报，伙房里就停止烧火，非到警报解除是不送饭的。现在警报解除了，陶老头送饭来了。这个陶老头大概有六十岁，行动迟缓，面容和蔼，虽然有些憔悴，眼光却是很亲切的。他对着窗口说：

“一〇二号，窝头里掺了白面，不怎么热了，吃吧！”

“跟他们多噜苏什么！”廊檐下站岗的哨兵喊了一声，向五号号房那边走去。

一〇二号是谷枫的代号。谷枫一听便霍地跳下炕来，他懂得陶老头的话。趁站岗的向里走远时，他掰开一只窝头，果然里面有个小纸团。他找到亮处，看到字条上写着两行字：

等闲时须下马，试将门儿开一下，吩咐孩儿话，
迟早到奴家。 T.S.

这是使他很吃惊的。过去传递消息从无具名，这次不但具了名，而且这T.S.对他是多么亲切，不，多么思念啊！写的这几句话，是聪明的T.S.改动了一阙元朝无名氏的散曲，这意思是很明显的，分别了四年的女友即将见面了。这古怪的老头，从哪里弄到这个头绪的呢？

他把字条递给容融，容融看后想了好久，仍是一语不发。谷枫忍不住兴奋地说：

“这处境很快就要变化了，肯定的。”

“你和阿轩不是四年不通音讯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我信任她。烟幕云帐，隔不断两心芬芳呀！”

卫兵又往回走来，容融听到沙沙踩雪的脚步声，蹬了谷枫一脚，谷枫闭上了嘴。望望小铁窗，一个持枪黑影从小窗前踱过，谷枫扮了个鬼脸。容融咬着冷窝头，慢慢地咀嚼着。铁窗外仍然风呼雪舞，从远处隐隐传来几声爆竹声，点缀着人间恐怖的元宵节之夜。

第二章

旧历年过去两个多月，在江南已经是“忽见陌上杨柳色”的早春天气，而西安的监狱般重的禁闭室里，依然阴森寒冷，毫无春意。

清晨，容融便习惯地站在小铁窗口，因为这狭长的天井的限制，他只能看到一抹蓝天，是那种令人遐想不已的蓝天。虽然听不到流水汨汨的飞溅声，黄莺婉转的啼鸣声，但这个季节毕竟是引人向往的，是富有启示并给人们以勃发精神的。他偶然平视对面二十号的小铁窗，哦，她在凝望着什么呢？那盈盈的碧水般的眼睛是望着我吗？容融想。

容融的脸型说不上美，但那坚韧的两颊，棱角分明的额骨，以及那双黑晶晶的眼睛，总给人一种睿智过人，坚强过人的性格力量。几个月没有理过发，络腮胡子长得很乱，象他的头发一样，硬硬地向四面刺去，也许，他藏在内心的对世事的愤怒，就只能从这些须发中透露出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谷枫也悄悄儿站到他身边。他大概看到这刹那的情景，那显出几分俏皮的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笑意，他就着容融的耳边说：“这边是壮志四海年少郎，那边是秀色天涯窈窕娘。一处敛眉吁叹，一处旧曲轻唱……”

“胡诌，疯子！”

谷枫笑嘻嘻说：“有人问我事如何？人间事，无日不风波。”

容融被揶揄得几乎有些恼怒了，他瞪着那双透人肌肤的眼睛，盯着谷枫显然瘦削苍白的脸，别看那憨笑的表情，那里隐藏着多少凄酸悲凉的身世。谷枫是非常看重友谊的，强咽下许多恼人恨人的世事，在这五个月的囚禁生活里，他总是这样插科打诨，是希望驱除寂寞，排遣烦恼。每每看到朋友心情轻松，笑容展开，他便心安气顺了。他曾说过，一个人处于顺境容易过日子，若处于逆境，千万不能悲观丧志；只有豁达的人才能忍受，才能大志不渝地一如平时。容融对于这种纯真高尚的感情是很珍重的，脸上的恼怒终于消失了。他说：

“谈点儿正经事吧，疯子。我在想，《鸽子姑娘》这出戏既然胡宗南这么欣赏，又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呢？她比我们迟一个月关进来，会不会是个骗局？”容融凡事都喜欢从各方面去考虑得失。

“神经过敏，是骗你还是骗我？她演得那么动情，仅仅是她内在的人道主义的流露。”

“妙论！明明是爱国主义，但中国传统的文明，爱国主义常常借人道主义来表现。不管是政治家还是诗人，都是如此，实因为中国贫穷了几千年。”容融几乎有些激动了。

谷枫瘦削而又精灵的脸上露出玩世不恭的嘲讽：“罢了，千古史书难改抹，成，也是他，败，也是他。你我何必争论这些呢？”他莫名其妙地回头在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踱起步

来。

当狭长的天井里照到一点金黄色的阳光时，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。谷枫从陶老头暗示的窝窝头里找到小纸条，只见纸条上写着：

有人出面保你和他出去，即使是个圈套，也能
享受到阳光的照晒。

尽管容融是个思路很宽，而又特别富有想象力的人，但对如此重要问题的思考却是冷静而又严肃的。他面对的是一个阴森诡谲的社会。他在囚房里沉重地走动起来，心里起浪了，又渐渐平静下去；心里闷郁了，又渐渐开朗起来。一会儿是烟烟雾雾，一会儿是光芒闪耀。但他努力使自己面对现实，面对眼前就要发生的变化。

“枫子，”他突然问谷枫，“谁肯站出来保我们？你说，西安象我们这样追求光明，向往延安的青年，被关被押的不知多少，我们又有什么特殊呢？”

谷枫抹抹他长乱的头，烦乱地说：“也许有个意想不到的朋友呢？鬼知道。”

“不，你是信口胡扯。我倒认为可能是敌人，或是敌人的指示。要知道战干四团的教育长是精明透顶的胡宗南啊！纸条上明明指出这是圈套。”

谷枫忽然摇头苦笑道：“任他们机关算尽，一个个粉墨登场，其实尽是空自忙。”